

五代后唐时期的中兴殿与延英殿 ——五代听政制度初探——

松本保宣

五代的听政制度，因百官轮流上奏皇帝的“轮对”制度而备受瞩目。但是，比起百官奏事要更加重要的宰相、枢密使的奏对是在哪里进行的，此乃不明之处。后唐明宗时期，宰相的奏对以中兴殿的五日起居之仪为中心。但是，由于构筑了如此恒常性之制度，宰相的奏对出现了被限定在五日起居之日的倾向。

另一方面，枢密使、判三司等亲近且枢要的官员，每日都在被称为“内殿”或者“便殿”的殿宇谒见皇帝。此背景下，可以举证出该时期的政治构造是宰相、枢密使、三司分管民政、军事和财政。

后梁、后唐时期，“延英殿”作为在大唐时代举行御前会议的“便殿”，其名称出现在了资料当中。进入后唐时代，“延英”此名就变成了指代中兴殿皇帝和宰相论政的比喻性表达。虽然存在“延英殿”此殿宇，但是推断其作为制度的实际情况估计已经消失了。因此，元本被称为“内殿”的中兴殿，其称呼就变成了表现皇帝和宰相论政功能的“便殿”。此外，也产生了表现百官朝仪场的“正殿”之称。在制度初创时期，这些都表现了后唐洛阳宫诸殿宇功能的过渡性。

再考“西炉之役”——清朝征服打箭炉之边川康地界的一个侧面

池田修太郎

康熙三十八年，在打箭炉爆发了由西藏政权派来的营官杀害了当地的明正土司的事件，清朝由此介入其中，并最终将打箭炉到雅砻江以东的地区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下。这就是一部分学者所称之为的“西炉之役”历史事件。本文对于此事以未使用过的四川巡抚能泰的满文奏折为线索，再考“西炉之役”的历史意义。

在“西炉之役”爆发之前，清朝一直认为自己控制的区域和打箭炉的边界是大渡河。所以，在“西炉之役”爆发之初，直到营官“越境”大渡河之前，清朝都不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但是，由于达赖喇嘛政权的摇动，受此影响的营官敢作“越境”，清朝为此

也決定反擊營官，最終從達賴喇嘛政權的手中奪取了打箭爐的統治權。在那前後，川康之間的地界（四川西部到打箭爐周邊）被巨大的社會變動浪潮所吞沒。在此種情況下，以土司為首的當地勢力也都尋求了各種各樣的自我保護策略用以渡過這場浩劫。於是，清朝對於“西爐之役”的鎮壓，就成為了清藏關係新局面之重要契機。

論單于號在烏桓的導入

——三郡烏桓王權的變化與非漢族人群首領被授予單于號——

小野 响

烏桓的首領本來一直被稱為大人或者王。但在東漢末年袁紹將單于號給了三郡烏桓後，烏桓的首領就也被稱為單于了。此意味著出現了兩個方面的變化，一是烏桓首領一直以來的稱號被改變，二是出現了漢人將單于號授予非漢族人群首領的情況。

本文首先論證了袁紹曾將單于號授予了蹋頓、蘇仆延、烏延三名烏桓首領，然後討論了冠有單于號的烏桓首領究竟擁有着怎樣的王權。我們認為，當時烏桓的王權是在變革的過程中，首次出現了世襲君主制。而世襲君主制確立和被授予單于號的事件雖然同時發生，但兩者之間並不存在因果關係。

此外，東漢末年的群雄們雖在與非漢族人群的外交上利用了單于號，但被授予單于號的非漢族人群的反应却也并不相同。有的族群接受了單于號，以後也稱呼自己的首領為單于。而有的族群不僅不接受單于號，並且也不稱呼自己的首領為單于。這取決於單于號與非漢族人群之間是否具有亲和性。有亲和性的族群可以很快就接受單于號，而對於沒有亲和性的族群來說，單于號則無法深入人心。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條例全文》殘本三種述略

猪俣貴幸

《條例全文》是與明鈔本《皇明條法事類纂》（以下簡稱《事類纂》）同樣是保存明代成化弘治朝條例的史料。目前，寧波天一閣、北京國家圖書館以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都有收藏這個史料。本稿試圖以傅斯年圖書館所藏明鈔本，進行基礎的整理和解題。

首先，整理了《條例全文》成立的明代中期法制情况，在确认《條例全文》如何出现在书目等其他史料的基础上，再以中研院本三種（《皇明成化條例》·《皇明成化十四十五年條例》·《弘治條例》）的藏書印爲綫索探析本書來歷。最後提示與《事類纂》比較上如何使用這個史料的實例。

附錄是三種條例的整理表。提供給研究《事類纂》的各位，今後在研究上可以利用的對校文本的所在。

An Aspect of the Rise of the Wan-Yan 完顏 (Jurchen 女真) Tribe in Manchuria: Focusing on Its Mechanism

TOMITA, Kenji

The Jin (金) dynasty of China (1115 to 1234 AD) was built by the Wan-Yan 完顏 (Jurchen 女真, Tungus tribe in Manchuria 滿洲).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shed light on the mechanism of the rise of the Wan-Yan tribe as the Jin dynasty in Manchuria, a dependent territory under the suzerainty of the Liao (遼) dynasty which destroyed the Balhae (渤海) Kingdom in Manchuria in 926 AD.

The route which Liao troops took into the Balhae region (Manchuria) in 995 AD, in turn, may have become the route of tribute to Liao used by local tribes in Manchuria. And the point of intersection of these tribute routes represented one of the main strategic points along the border between Liao and Manchuria (which later came to be named Harbin City).

This critical point of geopolitics was occupied by the Wan-Yan tribe, which later built the Jin dynasty in the region. The Wan-Yan tribe took the lead and control of local tribes' diplomacy toward Liao in Manchuria, while preventing Liao from obtaining detailed information and intelligence on their domestic conditions (under a kind of diplomatic monopoly), and also led several military operations against tribes in Manchuria on behalf of the Liao dynasty.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ir military operations under the authority of Liao

in Manchuria, the Wan-Yan tribe started a new military campaign against Liao, using local tribes' resentment against Liao delegations' greed and arrogant behavior as a pretext for war. This finally led to the destruction of the Liao dynas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Jin dynasty (1115 AD).